



## 你跑起来真好看

□ 王光福

早晨八点稍多,我就坐上同事的小汽车朝城西的学校驶去。太阳照在一道绵延起伏的大山上,反射着沉静的光芒。大山尾在南,头朝北,宛若一条数十里长的卧龙正在酣睡。这道山脉就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山兔山。

毕竟已是春天,我拽下头上厚厚的帽子,让阳光与头皮亲密接触,期待自己还能矫健地跑起来——是的,跑起来才好看,就像《热辣滚烫》中的贾玲!

那山心胸起伏的地方是一座红楼绿树的校园——温柔的阳光缓缓洒下来渗透进每一个角落。那些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上,因为没有浓密树叶的遮挡,几个鸟巢显得格外硕大,我也不知道这是以前就有的还是我退休后才搭建起来的。小湖旁边的那些柳树头发有点焦黄,像是特意烫成那样的。我知道,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换上碧绿的厚头发了。

这里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今天因事顺道过来看看。

刚来的那几年,我的办公室在图书馆四楼的最西头。因为房间空旷,说话就容易产生回音,因此我也就时常唱唱歌、读读诗。不管干什么,我都喜以平常心处之,所以就唱唱歌读诗,而不会正襟危坐或如松树般站立,而是一边溜达着一边潇洒操作。这样数年溜达下来,竟让我找到了这间房子的共鸣中心就在中间稍微靠西的那块瓷砖上。站在这块瓷砖上,即使小声读诗,也会有嗡嗡的回声;假如放歌几句,那真的就是音乐厅一般的享受了——这应该是我们学校建校七十多年来的十大秘密之一。

在这里,我指导过学校的节目主持人,辅导过参加演讲、朗诵比赛的学生。房间里有浅黄色的落地窗帘,拉上窗帘,打开成束的灯光,也真有舞台的美炫之感。在这里练习三五次找找艺术感觉,他们就渐渐脱离了紧张感,初步掌握艺术的规律和诀窍后,就尝试着甩开膀子在创作的道路上跑起来。

我属于瘦弱型身材,三四十年以来体重一直保持在120斤左右。同事们都说我太瘦,建议我锻炼身体,跑起来。我说人家胖跑步能减肥,我本来就瘦,跑起来岂不更瘦?大家都说,不是那样的,跑步能使胖人变瘦、瘦人变胖。我就说好的,退休后等我有空了我就跑起来,我觉得也不错也很好看。

好久不到学校来了。我想去看看学校新开辟的那片热火朝天

的工地。龙头般的兔山上闪烁着一片迷人的青松翠柏。工地就在学校北边,兔山下,据说这就是当年蒲松龄到济南赶考来回走过无数次的兔山古道的所在。

那年春天,蒲松龄又打此经过,被眼前的景色打动,写下一首《兔山道上书所见》。诗中说:“吟鞭萧萧过长桥,三尺红尘小驷骄。”他轻轻挥一下马鞭,那匹小马打个春天的响鼻,龇起牙来发一声长嘶,就驮着他咯哒咯哒跑过那道长桥,朝着兔山跑去。脚下是泛着阳光的滚滚红尘,游山的人都说那姿势真好看。骑马的人自然是洋洋自得,那匹马不知是听懂了语音还是看懂了表情,跑得也更为欢实了。

学校的北门关着出不去,只能远远地隔着一条路看看。我问传达室的师傅,耸然挺立的那座楼是什么楼,他说不知道。其实我听同事说过,这可能是一座图书楼,大概有六层高。楼层都盖好了,只是墙壁还都空着,就像一座庞大的亭子。亭子后边还有一座楼,估计是办公楼。两座楼都在东侧。工地的西侧也竖起了两架高大的塔吊,不知什么楼也要开工了。

因为有围栏挡着,看不到北区新建的操场,我就到旧有的操场去看看。塑胶跑道刚换了不几年,都是新鲜的。因为还没开学,操场上人不多,但有几个已经在跑道上跑开了,他们都穿着鲜艳的非常专业的服装,一看就是健身爱好者。我对着跑步的那几个男女竖起大拇指高喊了一声,他们知道我是在为他们喝彩,提起速度跑得更为潇洒好看了。

蒲松龄诗中说:“十里烟村花似锦,一行春色柳如腰。”我们的校园就美得胜过任何烟村,只是现在还没到春烟暖曦的时候。等朝气蓬勃的近万名学子涌进校园,那扑面而来的热情和青春跃动的激情,会把这里的花草树木催红染绿的。你看,那几个跑步者的婀娜腰肢上,不是已经热气蒸腾、春意盎然了吗?

我不能再到教室站上讲台上上课了,却能想象得出那一个个从南地北坐着高铁、飞机,以飞跑的姿势来到这里的年轻人的青春模样——是的,你跑起来真好看!我下意识提起双肘,躯干前倾,收紧核心跑了出去,欸欸欸欸……我感到那条龙怦怦的心跳和强健的呼吸了,它就要跑起来了,我的学校也跑起来了,我们都在和春天赛跑!

###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请发邮箱: lzcblk@126.com。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请勿登门投稿,谢绝一稿多投。

## 山野春花



老鸦瓣花

□ 仇绪芳

春阳和煦,到金山野游。在山坡荒草中偶然发现一株小花,她是那么仙气,几枚绿叶细长飘逸,6片花瓣正面是光洁的白色,背面带紫红色纵条纹,花朵灵秀清新,婀娜多姿。

对于这种花,我还是第一次见。残雪刚刚融化,在这荒草野坡中,竟然盛放着如此娟秀雅致的花儿,简直是幽居深山的绝代佳人啊!

我录着视频,惊奇地喊起来:这山上还有兰花吗?!并立即发到了朋友圈。

我俯下身来轻轻地扒开紫荆和荒草,看到她贴地而生,有着柔弯细长的叶子。在这清冷的早春,绝大多数植物还在沉睡,这花仿佛有灵敏的触觉,感受到第一缕春的气息,舒展纤腰,在松石野坡上独领风骚,装扮一分春色。我仔细地观看,每一植株都是两片长条形的叶子中间一朵花,6片尖尖的白花瓣,背面均匀排列着巧克力色的纵条纹,柔弱的花蕊长成各种姿态,清秀俏丽,配上自带仙气的花,呈现出含羞半敛眉的温婉。

晚上,看到好友孙洪信留言告诉我这花叫老鸦瓣,边荣生老师说这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引起了我的好奇和重视。我把拍的照片拿给老伴看,老伴说:“这不就是山蒜么。”是啊!叶子是山蒜的样子,可从来没有见过山蒜开花,更不知道她的花是如此柔美绰约。

我早就知道,山蒜有毒,是一味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中草药。小时候春天出去挖野菜时,小伙伴们一边打闹一边唱:吃了山蒜,围着山转。背着媳妇,忘了吃饭。

有个民间故事说:山下有一人家,母子两人靠几亩山田过日子。小伙杨清泉打小忠厚勤快,孝敬老人,常年在山坡下辛勤耕作。每天干活累了,就坐在地边的山坡上休息。早春满坡枯草中,一丛小草却长出了细细的绿叶。寂寞了,杨清泉就对着小草说话:你怎么像我?整天没有个说话的,闷得慌吗?小伙像对知心好友似的倾诉着自己的心里话。春天天旱,小伙就把自己喝的水浇到小草根上。一天天一年年,小草长得越来越青翠茁壮。

那年小伙背部长了一个搭背疮,红、肿、热、痛,不能去山坡下干活了。由于家境贫寒,请不起先生医治,非常危险。

正在忧愁的时候,来了一个清秀娴静的姑娘,自称叫慈姑,住在山里。姑娘手里拿着几棵小草,她把草根部的小球捣碎,给小伙敷到疮上。以后的几天,姑娘按时来敷药施医,陪着小伙说话解闷儿。七八天后,小伙子康复如初。

小伙十分感激。慈姑说:我就是你陪伴的那棵小草啊。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互生爱意,遂结为夫妻。他们生儿育女,侍奉老母,过起了男耕女织的庄户日子。

我从百度查到,老鸦瓣确实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老鸦瓣又名山茨菇,中医药名光慈菇。与郁金香同属百合科,被称作“中国郁金香原生种”。其花朵日升则开,日落则闭。唐朝的陈藏器在《本草拾遗》里已经记录了老鸦瓣这种植物,不过那时候老鸦瓣被叫作山慈菇。柳宗民在《杂草记》中也曾经提到过老鸦瓣。

我这人心中搁不住事儿,一直把边荣生老师说的老鸦瓣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话记在心中。第二天一大早,骑上三轮电动车直奔金山,找到那几棵老鸦瓣,仔细地观察起来。迎着早上微黄的阳光,那花更加通透,花瓣皎若兰蕙。6片花瓣的背面分成两组,外轮花背片的花纹厚重一些,内轮花瓣上面只有一些线条,欲开未开娇羞欲滴,清耀飘逸,恍若抛却人间烟火的深山幽洞中修真的道姑,又像弱不禁风的小家碧玉,清新脱俗,羞涩中透出盈盈喜气。真正是皎皎兮似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回风之流霞。

每年春冬交际的时候,老鸦瓣从寒风中伸出脑袋,大方地开出几个小花瓣,白色的花瓣往往在大雪中难以被人发现,倒是或深或浅的巧克力色花纹,在荒野中展现着她的婉约柔美。

老鸦瓣是一种低调的花,她没有松柏的高大威猛,没有梅花的铁骨虬枝,却有谦恭而不屈的精神,堪称是风雪中的报春第一花。

我有愧于自己的孤陋寡闻,作为一个自幼生活在金山脚下的人,我知道,春天紫花地丁、蒲公英,夏天紫荆花、山丹花,秋天山韭、萱草、野菊花;我也知道,金山上还生长着许多人们少知的稀有植物,如九死还魂草、瓦屋草等。却不知道,老鸦瓣2月初就能开花!现在才知道,就在自己常年生活的金山山坡上,有这土生土长的原生郁金香!

老鸦瓣虽然是最早的报春花,没有横枝斜逸的梅花那样被人吟唱,也没有雍容华贵的牡丹那样被人赞美,却有着自己不畏严寒、不崇尊贵的性格。她温婉宁静,甘居荒野,不炫巧斗妍,朴素中透出风华,温厚中不失清新。

作为读书人,我知道杜甫喜欢幽芳独秀的春兰,李白是仙风飘逸的绿萼梅,王维是冷艳独高的秋菊,韩愈是天葩洒落的丹桂……而老鸦瓣虽生于不被人识的荒野,却坦然而不改其乐,虽娇小却有阳光情怀,伴荒草仪态清闲逸趣,处风雪而心怀春光。比起正牌郁金香的华丽尊贵,她更像流落民间灵秀脱尘的山野精灵。

